

## 二谛，2014年10月，印度菩提迦耶 - 第二部分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SquOS4IIdo>

讲师：

【音乐】所以我们之前在讲……以防有些新朋友在场，我来说明一下，我们讲的是二谛——我想说清楚，这个话题非常学术、非常理论化、也相当技术性，但这类讨论对于深化和强化我们对佛教的理解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慈悲、爱心、禅修、正念、非暴力，这些东西美好极了，高贵极了，是多好的品质啊，世界上永远不嫌多。但仅凭这些，并不能构成佛教的独特性。你们要明白这一点。宁静、温柔、非暴力——光靠这些，并不是佛教区别于其他的独特成分。

甚至要特别强调——哪怕是大家都爱的"正念"，也不能代表佛教。正念当然是很好的东西，人们应该保持正念，这没问题。但如果你想研究佛教，如果你真的想深化对佛教的理解，你就必须去探索——你必须认真探究真理，探究佛教如何挖掘真理的那套方法与体系。

当然，理解真理的终极目的，是将自己从一切幻觉中解脱出来。佛教关于胜义谛与世俗谛那一页又一页的讨论，并不是为了满足智识上的虚荣——就像在咖啡馆里跟人侃大山或者聊什么花样，不是那么回事。

为了真正证得真理、实现解脱，我们有很多方法。我们有很多方法，不是因为"哇，方法多好玩哦"，不是这个原因。我们有很多方法，是因为众生根器各异，能够接受、咀嚼、消化这些方法的能力各有不同。

就像……说过的：有一类人，从世俗角度看，他们不聪明，可以说是傻瓜。但正是这样的人，一位真正能示现真理的人，能够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向他们展示真理——随便什么方式都行。

可惜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傻瓜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多少都有点自作聪明。这才是问题所在。我们有那么一点点理解力，偏偏这种"半吊子"的理解力，让生活变得格外困难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本人要教那么多那么多不同的方法。

有时候，佛陀会说这样的话："从前，我曾是一只兔子……我曾是一只猴子……"——在这些话里，他暗示了有一个"我"，有前世。好，这是一类教法。然后又有另一类教法，比如《金刚经》，佛陀在那里说：如果有人认为佛是一个形相、某种意识、某个存在，那他完全误解了。

这当然是牛津那帮人不会接受的东西，因为——说公平点吧，牛津那些人，他们非常执着于任何有记录的东西。你去人类学系，他们研究的全是记录，仿佛记录就是终极真理。罗马的记录、埃及的记录、巴比伦的记录……只要能从某个不知名的沙漠里挖出什么记录，他们就如获至宝。

要记住：记录这个东西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罗马人在什么状态下刻下那些东西——他们会吃了再吐、吐了再吃，我们还要去相信这种人的石刻。

印度在记录这件事上从来就不擅长，直到今天我相信依然如此。当我成长、学习佛教哲学的时候，“不做记录”其实是一种骄傲——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。我们被告知：所有东西都要背下来，因为这是一条灵性的道路，写下来刻在石头上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要把它记在心里、记在脑子里。这是几百年来一直强调的东西。当然，现在这件事被人嘲笑，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自食其果。

这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：说到底，你是自己的主人。你必须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你所追求的东西。只有你自己能做到这一点。你必须保持批判性和分析性，你不能当一个谄媚者。佛教哲学的学习，其实就是学习分析的工具——学习如何不谄媚，如何以善意的、有建设性的方式保持批判精神。

好，回到正题。我们在这里学习的，是建立真理的艺术。为了分析的方便，我们把真理分成胜义谛与世俗谛两种来思考——顺便提醒一下，这两者其实都是世俗谛。当然你也可以反驳说：“这是你们佛教自己弄的‘二谛’，为什么不能有三谛、五谛？”当然，没问题。但你更可能最终还是得同意二谛——就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就这样，行了。

所以我们在讲世俗谛，在讲世俗谛的两种，而我们现在正在尝试界定或定义什么是“有效的世俗谛”——是什么让某个东西成为有效的世俗谛？

好，我们说到了……嗯……有四个原因，还有很多其他原因，但这部论典里呈现了这四个。

第一：共识。第二：功能——因为它发挥了那个功能，所以它是有效的。鞋子，例如，是有效的世俗谛，因为它作为鞋子发挥作用，而不是作为手套。第三：由因缘和合而成的产物——这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在谈的是一种秩序，你种下万寿菊，长出来的是万寿菊，就是这种秩序。

第三条其实是个非常大的话题，在这个主题里我们又会讲到业力。这里有很多可以说的，不过关于……呃，英国人……我们现在不想在这上面停太久。顺便说一句，我说“英国人”，我不是在说曼联或切尔西足球俱乐部，我说的是英国的佛教学者，尤其是那些在世界顶尖大学——牛津、剑桥——据说教授佛教的著名学者。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们是一群装在壁橱里的极端主义者，表面上在教佛法……好吧，让我先冷静一下。随着年纪渐长，我对这件事真的越来越……强烈。目前我只用“英国佛教学者”这个笼统称呼，大概再过一年，我就要点名道姓，把他们的生日和地址都列出来……

你们真的需要听这些，尤其是你们这些年轻人、大学生，你们需要听。

好，第四个原因——昨天我们用了“可证伪性”这个词——是什么让某个东西成为有效的世俗谛？答案是：那个可以被证伪的东西。

这是最最重要的推理。重要到什么程度——实际上，哪怕从修行角度来说，如果你是一个禅修者、一个修行者，这个论证对你也非常有用。

基本上，所有我们接受为有效世俗谛的东西——椅子、鞋子、地板、天花板、菩提道、解脱道、启悟、死亡、出生、老病——如果你去分析它们，它们都会瓦解。我们会去做这件事，我们会用一个非常著名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它——“七重分析车”。比如一辆战车，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，顺便说一下，这不是装饰，是真正能用的战车。你拿这辆战车来分析：车轮是战车吗？马是战车吗？一件一件地拆解，把所有部件都分开来，你将找不到任何一个单独的实体可以被称为“真正的战车”。

什么叫……“Caprice”？……“任性”？任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什么缘由的小事，没有道理，就是随意。随意，对。可以说是任意的，不是什么深刻的东西，只是……从冲动中被赋予的名称，对不对？

所以根据……世俗谛，有效世俗谛的一个面向，就是：一切都只是任意的，只是……就这样，而且它运作。我不是说它不运作，战车作为战车是运作的，你可以坐在上面到达某个地方——这一切都发生了。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种任意的、冲动的……投射之上，就像是暂时挂在一起的东西。

我们都是任意的投射，冲动的投射，不只是人类，是一切，一切都是任意的。我们把它叫做——不经分析，不去挖掘真理，不去切片解构——就是按照表面价值接受它。

但它运作，它有秩序。这就是一切存在的方式——作为任意的东西，就像之前说的，鞋子、战车、启悟、佛法、僧伽……所有这一切。我还得加上：轮回转世。我必须说这个，因为那些英国佛教学者——那些自称非宗教性佛教徒之类的人——他们总是回避，或者瞧不起“转世”这个概念，好像那是什么西藏特有的东西。

这恰恰证明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世俗谛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是在低估世俗谛。低估世俗谛，你就会落入断见——你就成了一个全身绑着炸药随时可以引爆自己的极端主义者。这些英国佛教学者就是极端主义者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以把这句话刻在门上。

当然，如果我们只是在这里讨论——如果你高估胜义谛，你也是极端主义者，这一点也要说清楚。

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，你看，这就是这些英国佛教学者的做法……我需要帮助——罗旺，兰，那种英国人常戴的帽子，不是贝雷帽，而是……圆顶礼帽？博勒帽，对，博勒帽！他们通常有点谢顶，然后开始说“哦，你知道……”他们以嘲笑轮回转世为荣，并且自以为这是经过分析得出的结论。

这就是错误所在——因为如果你真的去分析，别说轮回了，连那顶博勒帽，连他那秃顶上面的博勒帽，都不存在。就是这样。

而这些人恰恰又是推广正念的人，好像正念就能拯救世界似的。如果你去分析，正念也不存在，因为正念也是从冲动中被任意赋名的。所以下次你遇到这样的人，你应该认真检查一下他们腰上绑的是什么……而这些人，偏偏就是在欧洲一些最大的学术中心教书、拿着纳税人的钱的人，就因为他们有一纸学位。

好，回到正题——但你知道，这真的很重要。世俗谛是冲动的任意投射，我们就这么叫它，好，不分

析。

那么，什么是无效的世俗谛？这个就难一点了。好，先简单举个例子——有效的世俗谛，就像我已经说过的，天空中的月亮。无效的世俗谛，就像月亮的画、镜子里月亮的倒影，或者……你知道，与那四个方面相反的——共识上说不通，在画里的月亮……它没有功能，不起作用。哪怕你继续说……

共识上，没有人会说这是真正的月亮，它没有月亮的功能，它不是……当然，它作为一幅月亮的画，是由因缘条件产生的副产品，但它不是真正的月亮。另外，你可以解……我是说，你可以解构那个被任意安立的、画出来的月亮，但你无法把它解构为一个真实的月亮。你明白吗？基本上，你不需要告诉任何人这不是真实的月亮，对吧，好。

但这还算比较容易理解。现在这里……这是佛教研究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争论，好。对佛教徒来说，这个“身体”是有效的世俗谛。而那个“全能的造物主”——被宗教人士所安立的概念——甚至不算有效的世俗谛，它是无效的世俗谛。这在佛教内部真的是个大问题。如果你去问月称这样的人，他会说，任何不是追随月称……但（追随）龙树的人，他们的论题、他们的见地，都是无效的世俗谛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论断，这里面有……你知道，有太多太多争论了。

但是这里，因为……你知道，总是那个老问题——时间。我只是非常简略地向你们介绍这两种世俗谛的定义：有效与无效。关于这个题目有非常非常多、非常深入的研究，所以就给你们举个例子好了。

对佛教徒，尤其是大乘来说，他们会这样讲：就像我们轮回中的生活，无论我们拥有什么——财富、健康、身体，这一切——都是有效的世俗谛，因为你可以使用它，它有功能，你可以把它作为修无常的基础，因为它确实是无常的，它在衰退，它在瓦解，诸如此类。而“全能造物主”这样的概念，则完全没有用处。

我再次提醒你们：从究竟层面来说，根本不存在什么世俗谛和胜义谛。好，记住，我说过这方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——关于这两种世俗谛，不是胜义谛，我们没有在碰胜义谛——是有效和无效的世俗谛，好。

我就选择其中一个来讲。我们现在要非常具体，所以这会稍微有点技术性，会稍微有点难，但就给你们尝一下我们可以研究得有多深，姑且这么说，好。

比如说一个修行者——世俗谛是怎样在修行者身上起作用的？一个修行者，好，一个还在摸索挣扎的修行者。当他或她看到、听到、尝到东西——做这一切的时候带着正念——那么他所见、所闻、所尝、所感，这一切都是有效的世俗谛。每当他没有正念的时候，这一切就都是无效的世俗谛，比如白日梦——你的心跑掉了，正念已经没了，你纠缠其中，你在计划……

我之所以解释这些，是因为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，我之后会告诉你们。

一旦你证达初地，一个已经证达初地的修行者，对他或她来说，后得位中的所有感知都是有效的世俗

谛。

记住世俗谛的定义——欺骗、诈骗，它是一种欺骗，不是真实的，是一种迷妄。所以这就引出一个问题：那么十地菩萨在后得位中的经验，是欺骗性的迷妄吗？是的。然后所有的佛教狂热分子就会说：哇，怎么可能？他们是伟大的菩萨，他们不再积累任何迷妄的因了！

但是，之前情绪和执取的果报还在——就像你把檀香木放在一个盒子里，即使檀香木拿走了，那个气味还留着。

好，我需要告诉你们这些的原因是：对佛陀来说，没有有效的世俗谛。这是否意味着他只见到胜义谛？不，记住，胜义谛和世俗谛是……世俗谛——对佛陀来说，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谈论世俗谛和胜义谛，那是什么？有什么复杂的？哪怕这是他自己教的。你明白吗？对佛陀来说，真谛的分别与边界已经穷尽了。

就是……你知道，因为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密乘修行者，好，那些修观想本尊的人——不管有多少个头，不管拿着多么神奇的法器——他们都是有效的世俗谛。其实这里有个争论，有人说……好，我现在不想进那个争论。他们是有效的世俗谛，他们是被任意安立的，是从一种冲动中被安立出来的，他们是可以被使用的。顺便说一句，好，这当然是对本尊非常非常笼统的理解。如果有人想为佛教辩护，现在就是机会。

"那么，你谈到了有效的世俗谛，以及前三个特征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理解还算好懂，但第四个特征——可被证伪——能解释一下吗？因为那个比较难理解。"

就像你知道的，那个战车——如果你把它解构，你找不到你所说的那个"真实的战车"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。

艾伯特是那些英国学者之一的学生，你最好检查一下我腰上有没有炸弹……不，我只是想问……呃……从非常世俗的修行角度来看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用这个？当各种烦恼情绪生起时，我们如何实际运用它？是不是更像是做分析禅修，对那种情绪做分析……因为烦恼情绪按这个逻辑应该是有效的世俗谛……

是，是，就像你说的，对很多人来说这作为分析的东西是有效的。建立见地也总是好的。但对修行者来说，最重要的——尤其在大乘佛教中——在多年禅修之后，你最最需要警惕的一件事，是得出结论。当你得出一个结论的时候，那可能非常危险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就连摩诃悉都会说：只要你认为"就是这个了"，那就永远不是。这类的说法总是有帮助的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，英国人……我想在英语里有个词叫"摘樱桃" (cherry picking)，确实如此——你知道，哦，正念，这个还行，你知道，这个还可以接受……然后轮回转世，那个嘛……那就违背了他们那个根深蒂固的一神教基因，那就扔掉。这是绝对的罪过，你知道，我

经常被……被撕裂，因为非暴力、正念、佛教……这是个很好的包装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，某种程度上在帮助佛教，形象不错，你知道，所以……我倾向于保持沉默。

但是如果你失去了这种分析，只教正念，如我们现在所教授的那种方式，我真的可以反过来论证，说正念才是便秘的终极原因——我是认真的。如果你失去了这个论述，它就是便秘的原因——我是认真的。因为你会变得非常偏执，偏执于自己没有正念，光是这一点就一定在折磨你了。你知道，那种毫不费力……善逝（佛陀）的无努力之道……你知道，而不是……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词……那种拘谨的、局促的、被框住了的感觉……那不是佛教。我是说，你怎么衡量什么是正念？这会变得非常危险，我告诉你。

好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

巴德里，实际上巴德里我想问……哦，你想先问？好，你先问。

我叫阿马夫，我实际上是修习不同传承的，我的英语不太好，但我会尽量讲清楚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说所有的真理都是世俗谛，那么……你认为，是不是因为教法的本质超越了心和语言……超越心和语言……教法的本质超越了心和语言……你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世俗谛吗？因为……

我们好像有点听不清楚——你是说，因为心与……因为我们谈论的那个教法中的胜义谛的本质……它也是世俗的，但是教法中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无法用心或语言来解释——这是否意味着胜义谛无法被……

是，你知道，那个……那个无法被言教的方面——那其实并不是佛教独有的，所谓印度教……印度教也有这个，我想就像《道德经》第一章，如果你允许我……

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？

请。

我想……我认为，凡是我们从心里所见的，基本上都是名色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世俗谛，对吗？

是的，凡是我们所见的，当我们以为自己在看、在听的那一刻，它总是会变成一个"东西"。就是在那一刻——所以你说得对——所以要走出这个区域是如此困难。但是有方法，有方法，不只一种方法。

谢谢，非常感谢。

好，其实我想把这个展开一下。凡是我们所见、所闻、所尝、所感，它都是一个"东西"。而一个"东西"，就是一个区域——我们已经在这个区域里了，我们必须走出去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感到：这怎么可能？因为就连想要走出去这个念头，本身也是一个东西。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身陷囹圄，因为根本无路可出，没有入口，没有人能进来救你——你完全被困在这个"东西"的区域里。

但实际上，我认为这正是佛陀卓越之处所在。他说的是：这个"东西"的区域，一切都有它自身的裂缝，我们要利用那个裂缝。你明白吗？它有裂缝。但我们现在并没有利用这个裂缝——我们在试图修补这个裂缝，一修再修，修了又修。但实际上，这一切"东西"是自我毁灭性的，它们会互相摧毁，我们只需要利用那个特点，它就会自行瓦解。当它瓦解的时候，不存在什么"这个区域之外"，因为当这个区域不再存在，也就没有什么"之外"了。

举个例子：无常禅修，我们并没有从外部引入任何东西——无常是这个区域本身的特性。我们基本上是在利用轮回的特性来摧毁轮回，一直到上师相应法都是如此。上师相应法是一种情感，它依然是一个东西，是这个区域的一部分——而我们用上师相应法来解构上师、解构上师相应法、解构整个上师这一套的一切……你必须学会用这个轮回的病毒，可以说，来伤害它自身。

当然，这并不容易，因为有那个习气——"哦，我能修好它"。基本上，所谓修行，是一遍又一遍地练习"我修不好它"。就在今天早上，我叫一个人去持诵一百万遍"我修不好它"——如果你想做，为什么不呢？

嗯……我非常感谢你的教导，真的感觉如同狮子吼，让我把这个……把这件事情放到了正确的位置上，谢谢。我想澄清一下：你提到初地菩萨在后得位中的经验是有效的世俗谛，那么初地菩萨在禅定中的经验呢？

我们明天会讲到这个——我们明天有课吗？我们明天会讲这个，这和（二者的）融合有关……好，不管怎样，初地菩萨的禅定中，没有世俗谛和胜义谛的概念。但因为他还不是佛，他会滑落，他会滑入后得位。

但就像月称说到初地菩萨以上……他说——就像右边那个……这不是我说的，他说——圣者就像一只小虫子，在木头上钻了一个小孔，然后待在木头里面，以为那就是天空，然后谈论天空。你明白吗？这只虫子说：哦，天空，多么广阔的天空……就是这样。当阿罗汉们谈论空性的时候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
就是这样——就像初地菩萨的禅定状态，你知道，就像那样很多次。初地菩萨会心甘情愿、欢欢喜喜地滑入后得位，因为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们可以在一瞬间见到一百尊佛，听闻一百种不同的教法——所以一定非常好玩，你知道。

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哦，这个问题有点微妙。我好像听到你说——如果英国佛教徒不理解轮回，他们就不理解世俗谛，是这样吗？如果他们说——如果他们经过分析之后仍无法接受轮回，这意味着他们违反了世俗谛的规则，那他们就无法理解真理，于是就变成了虚无主义者。

关于世俗谛有效性的四个检验标准，我不太清楚某件事是否需要通过全部四个标准才算成立，还是说有某种优先顺序，或者只需通过其中一个就够了？

很好，很好。其实我认为通过一个就够了。把这四个列出来只是为了学习之用，这并不是全部——还有非常多其他类别，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僧侣们要花九年时间专门研究这个，而且学完以后他们永远找不到工作，因为……就是这样。

但是，如果我和几个人达成共识，认为绕塔根本帮不上任何忙，而且那也是我的亲身体验——没有任何功能——那么对我和所有人来说，这就是有效的世俗谛？

对，对，没错。那么有效的世俗谛和无效的世俗谛，对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是不同的？

非常非常……是的。你现在挖得越来越深，越来越精细了。

它们之间有很多重叠，因为我们谈的是世俗谛——任意冲动、奇想、随性，记得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你必须在那个层面上接受轮回。嗯。因为如果你通过分析说“这个不存在”，你就麻烦了。但如果你分析之后接受了某些替代的东西——比如你只是接受天堂与地狱，或者某种对你有用、对你有支撑的模型——那也没问题。我是说……把这个翻译一下——对，这个很重要。

最后一个——海伦？你能重复一下吗？好的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不接受轮回，但有一个对你来说更合适的替代模型——比如你就用天堂和地狱——这样可以吗？

好吧……这可是在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了。好，事情是这样的：如果你不接受轮回，你就是在拒绝接受相续，这意味着你自动主张了“终极终结”——这就是问题所在。那些自称无神论者或诸如此类的人，以不接受轮回为荣，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，几乎已经变成了有神论者——因为作为必然后果，他们最终会相信世界末日。

这就是我说的——那么只挑着接受正念有什么意义？如果没有轮回，为什么要正念？为什么不出去喝酒、干任何事，只要不被抓到——而且你可以尽力避免被抓，很多人都侥幸逃过了——为什么要守规矩？守规矩太痛苦了。

更具体地回答你的问题：你所说的天堂和地狱，听起来像是一个终点——那就不行。“终极终结”不行。如果你相信终极终结，逻辑上你就不相信时间是相对的。

好，我先把机会给别人吧。不，你还可以问。嗯，我不是在纠结天堂和地狱的具体内容——我不是在建议那是一个更好的模型，我只是想弄清楚……这就是要找到最好的模型，你知道，我在探索。而且关于轮回这个模型的具体内容，我觉得……

公平地说——哦，我忘了说，顺便提一下，我认为“轮回”这个词被藏人稍微污染了一点，这我承认，因为有转世祖古这类说法。轮回——藏语里轮回的说法是“央宋”（yang srid），意思是“再次存在”，就这么简单——再次存在。基本上我们在说的是相续，而相续是一种任意……哇。像相续、无限这类概念，都是我们人类编造出来的最受追捧的任意东西，荒谬得可笑，却被用得如此之广泛。

"一切"是什么意思？它包括什么？"一切欢迎"，就像……"一切"是什么意思？"无限"又是什么意思？顺便说一句，别以为这只是知识分子来回抛接的文字游戏，你知道。就拿我们自己来说，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：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是同一回事——这本身又是另一件荒谬的事情。"同一个"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看我们所有的词，都非常……我是说，模糊、模糊、模糊，我们所有的词都很模糊。

"同一个"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昨天上了厕所，所以今天就不需要去了，因为是同一个人嘛，对吧——不可能的。我们也不能说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——又是同一件事，但又是不同的。所以，这些现在都是对世俗谛非常好的描述——最好别分析太多，因为一旦分析，你就会落入胜义谛，虚无主义者就赢了。

我是说，当我说"最好别分析"，我的意思是——因为我们正在试图确立世俗谛是什么，要理解世俗谛，最好别分析。当然，作为修行者，这就是目的——我们是要分析的，你知道。好，好。

再问最后一个——对不起。那么，有效的世俗谛——这样说公平吗：大礼拜的力量在于它的共识这个元素，如果我真正相信并由此体验到——比方说，做俯卧撑能消除我的傲慢——那也会同样有效吗？

是的。因为……好吧，倒下去、合掌这个实际动作本身，可能并不是那么关键——那只是一个把戏，一个必要的仪式把戏，直到有人想出另一个方法。所以这就是共识。等等，我先说这个：这里的共识是这样的——傲慢不是好东西，大家都认同，伏倒在某人脚下是非常、非常大的……就像一种牺牲，所以让我们做十万次——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的共识。

所以，做佛教徒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做十万次大礼拜——你必须降伏傲慢，如果这意味着做别的什么……比如做十万次煎蛋卷，如果这就是你所需要的，那就是那样了——那取决于你个人的……好，我想这……哦，再一个？

罗，好。罗旺，还有两个——这里和那里，然后我们结束。

好，我在两个问题之间纠结，不过我选比较直接的那个。你必须……你必须代表英国人说话嘛。嗯，我原本想……我在想，而且我真的不能好好代表英国的兄弟姐妹们，但我真的想知道你对他们是否公平——因为我只是在想，他们的观点，他们所说的——我其实不太确定——他们说没有轮回，但我在想，他们也许是在暗示：藏传佛教的轮回观非常强调"一个人转生为另一个人"，而且他们并不反对"央宋"，他们不相信有一个终结，只是认为相续更为微妙。

而如果你说，"那又怎么影响行为呢？为什么以某种方式行事很重要呢？"——只要时间是相对的，我好好行事的理由就是：为了阻止我的世界变成地狱道，你知道。不管你说"到那个时候一切都会结束"，其实并不是一切都结束——我们转化为不同形式的能量，我的记忆以不同方式延续，并不会就此消失。只是……我无法——如果我是一个功德圆满的人，就不会有一个真正的罗旺转世祖古，你懂的，而我认为他们是在指向……

你能重复最后那句话吗？不不，我真的没听清。哦，那个比喻不太适当。我是说，如果我是一个功德深厚的人，我死了，通过你的修行成就了一位大修行者，英国佛教徒会说：那不会真的存在一个罗旺的转世祖古——那只是继续传承的一种有用方式而已。他们对这类事有点存疑，但他们并不说一切就此终结——他们也没有“央宋不存在、相续不存在”的那种感觉。

当你说，“为什么要好好行事呢？”——你应该好好行事的理由是因果关系：如果你行为不当，你就会造恶……哦，我明白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如果你相信那种相续，你当然应该好好行事。

但我要说的是——如果通过分析，你看到的是因果、因果，你知道，因果这件事——我的论点是这样的：你接受正念，而正念和轮回一样任意。接受正念而不接受轮回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—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——“这个不存在，那个存在”——这很危险。

因为如果轮回不存在，意味着如果没有相续，那你就……我是说，实际上有些佛教徒说，你最终会成为宇宙尘埃和粒子的一部分——我是认真的，有很多佛教徒这样说，而这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，在菩提伽耶修行的人，和纽约的流氓、伦敦的帮派，有什么区别？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宇宙的一部分——那些家伙玩得很开心，而我们在这里，都是尘土，我们错过了很多——反正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宇宙粒子的一部分，那为什么不呢？为什么要守规矩？这就是我说的。

我得把这场战役的范围稍微扩大一下：相信我们最终会成为宇宙粒子一部分的佛教徒，不只是英国佛教徒，还有法国的、越南的——而且我相信，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狂热、越来越绝望、越来越沮丧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会直接点名道姓。

如果你成为宇宙的粒子，千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整个意义就白费了，完全白费了。而你说“你”——你在指什么独立存在的功能性实体？你是什么？你说“如果你成为尘埃的粒子”——这并不是我的意思——但你说的“你”是指什么？这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吗，那个将要转生的东西？

嗯，我不会有问题，因为你看——我的“你”……你是在跟我说，还是在跟越南人说？因为他们在回答你的问题时会有麻烦，因为他们的“你”已经耗尽了。我的“你”是任意的——是一种附加的冲动、奇想，记得吗——这里是真正的奇想。而对我来说，我的立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，因此我的“你”可以被分析，然后可以证悟——就是……无我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而这些人将没有无我可言，因为他们的“你”成为了粒子的一部分，在那里，你反而变得更大了。至少我的“我”只有多少……157厘米，就这样而已。而在那里，你将成为浩瀚的宇宙。天哪，大问题！如果那些越南人变得跟这个宇宙一样大，而法国人……我们会有好多好多蓝纹芝士。

我有一个不同的问题，关于大菩提寺和我们坐在这里的这棵树——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，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个地方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们更多关于这个殊胜圣地的介绍？

佛教徒相信因缘，一切皆由因缘与果报而生。这里是一个极为殊胜的因缘。这里是一个你将与千佛共同分享的因缘。这里是一个你此时此刻直接与释迦牟尼佛共享的因缘。这必定是因缘，因为你，而不

是……

而不是在德国某个地方喝啤酒——你在这里，你被这个因缘牵引推动着，所以要好好把握这个因缘，你也可以发愿祈请，愿有一天你也能成为这一千尊佛陀中的一员，据说这里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。好了……我很抱歉，有时候我会，呃，有点……怎么说呢……有点忘乎所以，说着说着就越来越像苏珊和斯宾塞那副腔调了。我尽量不跟他们聊天，但不知怎么，这业力的牵绊就是会把我往那边拉、往那边推。好了，那么明天……